

5294

46-3422

陳脩園醫書五十種 主



霍

亂

論

霍亂論卷上

武林王士雄孟英述

總義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云。太陰所至。爲中滿霍亂吐下。太陰溼土之氣。內應於脾。中滿霍亂吐下。皆中焦溼邪爲病。第土無定氣。分寄於四季。又惟夏季爲獨旺。蓋大暑至秋分六十日。是太陰司令。恰與君相二火合化。喻氏以三氣同推。允爲卓見。故太陰所至。亦不必拘定司天在泉而論也。如霍亂一病。每發於夏秋之間者。正以溼土司氣而從熱化耳。若其中人陽素餒。本已土不勝溼。而復襲涼飲冷。則溼從寒化而成霍亂者。亦有之。真陰素虧則溼從熱化故太陰之邪多隨人之體質爲變易非盡屬天運之自然也然熱化者。天運之自然。寒化者。他氣之所逆。知常知變。庶可以治霍亂焉。

靈樞經脈篇云。足太陰厥氣上逆。則霍亂。足太陰脾。土臟也。其應在溼。其性喜燥。鎮中樞而主升降清濁之司。惟溼太盛而滯其升降之機。則濁反厥逆於上。清反抑陷於下。而爲霍亂。雖有熱化寒化之分。必以治中焦之溼爲要領也。

傷寒論云。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名曰霍亂。此設爲問答。以明霍亂之病。謂邪在上者多邪。在下者多利。邪在中焦。上逆而爲嘔吐。復下注而利者。則爲霍亂。霍亂者。揮霍悶亂。成於頃刻。變動不安之謂也。若上不能納下不能禁之久病。但

名吐利。不得謂之霍亂也。

又云。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霍亂該吐下而言。頭痛發熱。身疼痛。則霍亂之表證也。而有寒熱之分者。以中焦土位。乃陰陽之交。而無一定之性。從陰化則爲寒。每因寒涼而病始發。冬月多有之。從陽化則爲熱。因暑熱而病始發。夏秋多有之。然因寒者。口必不渴。稍渴者。病必屬於熱。仲景又云。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故寒熱二證。卽在此辨。五苓散去水以泄熱。理中丸煖土以祛寒。

雄推此例。分列熱證寒證於左。冀醫者判別陰陽。庶不倒行逆施。而蹈絕人長命之戒。

熱證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云。土鬱之法。爲嘔吐霍亂。諸鬱之發。必從熱化。土鬱者。中焦溼盛。而升降之機乃窒。其發也。每因吸受暑穢。或飲食停滯。遂至清濁相干。亂於腸胃。而爲上吐下瀉。治法如平胃散。能宣土鬱而分陰陽。連朴飲。能祛暑穢而行食滯。若因傷饑食。而脘脹脈滑。或脈來濇數模糊。胸口按之則痛者。雖吐猶當以鹽湯探吐。吐盡其食。然後以黃芩加半夏湯致和湯之類調之。

又云。不遠熱則熱至。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此明指霍亂有因熱而成者。奈病源三

因等書。咸謂霍亂無不本之風冷。遂致薛立齋張介賓輩。專主於寒。印定後人眼目。凡患熱霍亂者。皆爲此數公殺之矣。且不遠熱三字。亦非但以藥食爲言。如勞役於長途田野之間。則暑邪自外而入矣。宜白虎湯六一散之類。甘寒以清之。或安享乎醇酒膏粱之奉。則溼熱自內而生矣。宜梔豉湯黃芩加半夏湯連朴飲之類。苦辛以泄之。其有暑入傷元。白虎湯可以加參。氣虛招暑。用參朮必佐清邪。昔賢成法。自可比例而施。奈昧者妄謂勞傷之病宜補。膏粱之體必虛。不察其常。侈談其變。信手溫熱。動輒殘生。良由讀書不明理。反爲書所蔽。欺己欺人。彼自不覺耳。

傷寒論云。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霍亂之病。雖由內蘊溼熱而然。但既有發熱頭痛身疼惡寒之表證。

則治法必當兼理其表。此仲聖主五苓散之意也。然表證又當分別。如吸受風暑之邪。而兼煩躁面垢齒燥者。宜平胃去朮。加梔豉竹葉薄荷木瓜扁豆之類。惟感冒風涼之邪者。宜五苓散。若兼冷食停滯而寒熱似瘧者。宜十味香薷飲加減。或六和湯之類。若挾痰飲而兼眩暈者。藿香正氣散加減。蓋內蘊之邪。每因外觸之氣而發也。亦有暑喝直侵脾胃。與內邪相協爲虐。迨裏氣和而吐利止。則邪復還之表而爲發熱者。駕輕湯主之。寒霍亂後表不解者。有仲聖之桂枝法在。

劉守眞曰。三焦爲水穀傳化之道路。熱氣甚則傳化失常。而吐利霍亂。火性躁動故也。

此守眞釋內經吐下霍亂屬熱之文也。按嘉言云。內經病機十九條。敘熱病獨多。賴河間逐病分詳明晰。所以後世宗之。故原病式不可不讀也。夫以著陰病論之喻。猶且折服如是。其斷非一偏之見可知矣。故徐洄溪有寒霍亂百不得一之說。然不可謂竟無也。間亦有焉。要在臨證深加詳審耳。乃薛立齋之流。未窺至理。敢以寒多立論。豈非甘獲罪於先賢。妄貽殃於後世耶。

張鳳達曰。暑氣入腹。惡心腹痛。上吐下瀉。瀉如水注。

春分以後。秋分以前。少陽相火。

少陰君火。太陰溼土。三氣合行其政。故天之熱氣下。地之溼氣上。人在氣交之中。受其蒸淫之氣。由口鼻入而擾其中。遂致升降失司。清濁不分。所瀉者皆五臟之津液。急宜止之。然止非通。因塞用之謂也。溼甚者。胃苓湯分利陰陽。暑亦自去。熱甚者。桂苓甘露飲清其暑火。溼亦潛消。若火甚之體。內本無溼。而但吸受暑邪者。白虎湯之類宜之。蓋臟性有陰陽之別。陰虛者火旺。雖病發之時。適犯生冷。而橘朴等僅宜暫用。陽虛者溼勝。雖寒潤之品。非其所宜。如胃苓湯已爲合法。縱或體氣極弱。亦不過補氣清邪並用。若因其素秉之虛。而忘其現病之暑。進以丁附薑桂之劑。眞殺人。不轉睫矣。且傷暑霍亂。有身熱煩渴。氣粗喘悶。而兼厥逆躁擾者。慎勿認作陰證。但察其小便必黃赤。舌苔必粘膩。或白厚。宜然照湯澄冷服一劑。卽現熱象。此時若投薑附藥。轉見渾身青紫而死矣。甚有手足厥冷。少氣。脣面爪甲皆青。腹痛自汗。六脈俱

伏。而察其吐出酸穢。瀉下臭惡。便溺黃赤者。是熱伏厥陰也。熱極似陰。急作地漿水。煎竹葉石膏湯服之。又有吐瀉後身冷如冰。脈沉欲絕。湯藥不下。或發噦。亦是熱伏於內。醫不能察。投藥稍溫。愈服愈吐。驗其口渴。以涼水與之。即止。後以駕輕湯投之。脈漸出者。生。然暑之爲病。傷之驟者。則發之暴。傷之漸者。則發之緩。故九月時候。猶多伏暑霍亂之證。醫者不可不知。

金匱云。轉筋之爲病。其人臂脚直。脈上下行。微弦。轉筋入腹者。雞矢白散主之。

尤在涇曰。肝主筋。上應風木。肝病生風。則爲轉筋。其人臂脚直。脈上下行。微弦。經云。

諸暴強直。皆屬於風也。轉筋入腹者。脾土虛而肝木乘之也。雞爲木畜。其矢微寒。而

能祛風濕。以利脾氣。故取以治是病焉。雄按薛一瓢以轉筋與瘕證同推義亦本此

原病式云。轉反戾也。熱氣燥燥於筋。則攣瘕而痛。火主燔灼躁動故也。或以爲寒客於

筋者。誤也。蓋寒主收引。然止爲厥逆禁固。屈伸不利。安得爲轉也。所謂轉者。動也。陽

動陰靜。熱證明矣。夫轉筋者。多由熱甚。霍亂吐利所致。以脾胃土衰。則肝木自盛。而

熱燥於筋。故轉筋也。夫發渴則爲熱。凡霍亂轉筋而不渴者。未之有也。

張路玉曰。嘔吐泄瀉者。濕土之變也。轉筋者。風木之變也。濕土爲風木所尅。則爲霍

亂轉筋。平胃散加木瓜主之。有一毫口渴。即是伏熱。種種燥熱之藥。誤服即死。雖五

苓散之桂。亦宜酌用。

雄按。張君此言。可謂先獲我心矣。蓋仲聖雖立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之法。然上文有頭痛惡寒之表證。所以仍取兩解之義。是桂枝原爲兼有風寒者而設。倘雖兼表證而非風寒之邪。或本無表證而內熱甚者。豈可拘泥成法。不知變通。而徒藉聖人爲口實哉。凡霍亂轉筋。脈必兼弦。正以木旺而侮其所勝也。濕盛者。平胃散加木瓜可矣。火盛者。木瓜湯送左金丸爲宜。雄又因雞矢白散之意。而立蠶矢湯一方。屢收奇績。方案附後。

郭右陶曰。先吐瀉而心腹絞痛者。從穢氣而發者多。先心腹絞痛而吐瀉者。從暑氣而發者多。然吐瀉之霍亂。乃暑穢傷人氣分。宜用油鹽刮其皮膚。則痧不內攻。若心胸脹悶。腹中絞痛。或如板硬。或如繩縛。或如筋弔。或如錐刺刀割。雖痛極而不吐瀉者。名乾霍亂。乃邪已入榮。宜以針刺出血。則毒有所泄。然後再審其因而藥之。若痧脹已極。難於刮刺者。又必先以藥救醒。乃可以回生。明此三法。庶可十全。

張路玉曰。脾胃喜香燥。惡臭濕。若素多濕滯。而犯臭氣。則正氣鬱遏。腹痛乃作。或上連頭額俱痛。或下連腰腿俱痛。有痛死不知人。少間復蘇者。有腹痛不時上攻。水漿不入。數日不已者。甚至欲吐不吐。欲瀉不瀉。或四肢厥逆。面青脈伏。或遍體壯熱。面紫脈堅。但與生黃豆嚼之。覺香甜者是臭毒也。急以燒鹽探吐。或以童便製香附四五錢爲末。停湯頓服最妙。舉世有用水刮肩背及臂者。有以苧麻水濕刮之者。有以

磁碗油潤刮之者。有以磁鋒針刺委中出血者。總欲使腠理開通之意耳。其脈多伏。或細小緊澹。或堅勁搏指。中帶促結。皆是陰逆陽伏之象。不可誤認陰寒而投熱藥。雖砂仁之辛溫香竇。亦不可輕用。若見面青唇黑。脈勁搏指。厥逆喘促。多不可救也。又有感惡毒異氣之番痧證。卒然昏倒。腹痛。面色黑脹。不呼不叫。如不急治。兩三時卽斃。有微發寒熱。腹痛麻瞤。嘔惡神昏者。或澀澀汗出。或隱隱發斑。此毒邪熾發於表也。有發卽瀉利厥逆。腹脹無脈者。此毒邪內伏也。所患最暴。多有不及見斑而死。者。大抵與霍亂相似。初覺卽以荳麥焙燥。去殼取末三錢。溫湯調服。重者少頃再服。卽安。蓋荳麥能鍊腸胃滓穢。降氣寬胸。而治濁滯。爲痧毒之專藥。其毒甚面黑者。急砭委中穴。去黑血以泄毒邪。蓋驟發之病。勿慮其虛。非此急奪。束手待斃。倘無荳麥。或服之不應。卽宜理氣爲先。如香蘇散加薄荷荊芥。辛涼透表。次則辟邪爲要。梔子豉湯加牛蒡生甘草解毒安中。表熱勢甚。清熱爲急。黃芩湯加連翹木通。分利陰陽。斑點深赤。急用芫蔚湯下其血分之毒。如見煩擾腹脹。脈來數疾。急投涼膈散。如局方以竹葉易生薑。則毒從下奪。熱劇神昏。雖合三黃。多不可救。煩渴引飲遺尿。速清陽明。白虎湯加葱豉。使毒從表化。以上諸法。在未經誤藥。庶可挽回一二。曾見一商初到吳會。暢飲酣歌。席間霎時不安。索生薑湯一啜而逝。又有朔客到楓。覓混澡浴。忽然眩暈嘔逆。到舟卽斃。且有誤認傷寒而與發散。周身焮紫如雲而死者。亦有誤

認麻疹而與檉柳櫻桃核湯咽痛失音而死者。蓋初起卽昏憤不省。脈多沉匿不顯。或渾渾不清。故辨治最難也。

王晉三曰。痧者寒熱之濕氣。皆可以爲患。或四時寒濕凝滯於脈絡。或夏月濕熱鬱遏於經隧。或鼻聞臭氣而阻逆經氣。或內因停積而壅塞府氣。則胃脘氣逆。皆能脹滿作痛。甚至昏憤欲死。西北人以楊柳枝蘸熱水鞭其腹。謂之打寒痧。東南人以油碗或油線括其胸背手足內脘。謂之刮痧。以碗鋒及扁針刺舌下指尖及曲池委中出血。謂之鏟痧。更服玉樞丹以治其內。是皆內外達竅以泄其氣。則氣血得以循度而行。其脹卽已。實卽霍亂耳。非另有痧邪也。

雄按方書從無痧證之名。惟乾霍亂有俗呼絞腸痧者是。世俗之有痧。殆不知起於何時也。至醫說始載葉氏用蠶退紙治痧之法。而江民瑩誤爲解休證。雖爲杭堇浦所譏。然亦可見從前痧證不多。故古人皆略而不詳也。迨國初時。其病漸盛。自北而南。所以又有滿洲病與番痧之名。右陶因龔雲林青筋之說。而著痧脹玉衡一書。推原極變。其說甚辨。而痧之證治乃備。路玉復分臭毒番痧爲二者。蓋謂惡氣更毒於穢氣也。晉三又辨痧卽外邪驟入。阻塞其正氣流行之道之謂。而痧之病義益明。至情志多鬱之人。稍犯涼熱。卽能成痧。且不時舉發。亦由氣血失其宣暢也。郭氏雖有截痧方。而用藥殊乖。江氏以香附芩梔撫芎爲劑。最爲合法。若乾霍亂之治。雖以探

吐刮背爲妙。然有不因痰濕飲食之滯。但爲暑喝之氣擾亂於中者。又當以新汲水地漿等治之。其尋常痧證。及種種不同之痧。與霍亂相殊者。玉衡書具在。茲不多贅。

寒證

素問氣交變大論云。歲土不及。民病飧泄霍亂。歲土不及。則脾胃素虛之人。因天運而更見其虛。中陽既虛。寒濕自盛。以致朝食暮瀉。而爲飧泄。甚加嘔吐。而爲霍亂。觀其與飧泄並稱。則知利者必是清穀。而非臭穢。吐者亦必澄澈。而非酸濁。小便之利。口之不渴。又從而可必矣。如此纔是寒濕霍亂。可以理中湯之類治之。故讀書須以意逆其理。自然觸處洞然。無往而不貫矣。且寒霍亂多見於安逸之人。以其深居靜處。陽氣不伸。加以坐臥風涼。起居任意。冰瓜果。恣食爲常。雖在盛夏之時。原不可謂之暑病。王安道論之詳矣。輕則藿香正氣散。或平胃加木香生薑半夏藿香之類。濕盛而四肢重著。骨節煩疼者。胃苓湯加木香藿香大腹皮之類。七情鬱結寒食停滯者。七香飲。頭疼惡寒無汗者。以香薷飲先解其表。隨以大順散等調其裏。如果脈弱陽虛。腹痛喜得溫按。瀉出不臭者。來復丹。若吐瀉不止。元氣耗散。或水粒不入。或口渴喜冷。而不多飲。或惡寒戰慄。手足逆冷。或煩熱發躁。揭去衣被。但察其瀉出不臭者。乃內虛陰盛格陽。宜理中湯。甚則四逆湯加食鹽少許。更有暴瀉如水。冷汗四逆。脈弱不能言者。急進漿水散救之。並宜冷服。然此輩實由避暑而反爲寒傷致病。

若誤投清暑之劑而更助其陰。則頃刻亡陽莫挽矣。前人有治此病而愈者。尚未確識其爲寒也。遂謂夏月暑病通宜溫熱。噫。自己錯認面目。而欲傳信後人。何異癡人說夢耶。

傷寒論云。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者。四逆湯主之。

此陽虛之體。寒

邪得以直入而爲霍亂也。發熱惡寒者。身雖熱而惡寒。身熱爲格陽之假象。惡寒爲虛冷之真諦也。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者。陽氣衰少。不柔於筋。不溫於四末也。首重汗出者。爲陽有外亡之象。故經用四逆湯祛其既入之寒。而挽其將去之陽。若止見厥逆惡寒。四肢拘急。脈來沉細弦緊。面如塵土。瀉出不臭。雖屬陰寒。而無汗出之候者。但宜冷香飲子治之。寒主收引。故四肢拘急。乃筋強不能屈伸之謂。與熱證之轉筋迥別。臨診極宜分辨。苟或顛倒誤施。禍成反掌。

又云。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

此亦虛冷霍亂之候。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虛冷之著於外也。下利清穀。脈微欲絕。虛冷之著於內也。虛冷甚於內。則反逼其陽於外矣。故其外候。每多假熱之象。或煩躁去衣而欲坐地。或面赤喜冷而不欲嚥。或脈大虛弦而不任按。是皆元氣耗散。虛陽失守。甚加喘噦。最爲危險。惟四逆湯可以驅內勝之陰。而復外散之陽。但小便復利。下利清穀八字。最宜著眼。靈胎所謂一證不具。即當細審也。倘熱霍亂因暑邪深入。

而滯其經隧。顯脈細肢寒之假象者。必有溺赤便臭之真諦。臨證慎毋忽焉。又云。吐下已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主之。

尤在涇曰。吐下已止。陽氣當復。陰邪當解。乃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而又脈微欲絕。則陰無退散之期。陽有散亡之象。於法爲較危矣。故於四逆加乾薑一倍。以救欲絕之陽。而又慮溫熱之過。反爲陰氣所拒而不入。故加豬膽汁之苦寒。以爲嚮導之用。卽內經盛者從之之意也。

又云。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吐利止。裏已和也。

身痛不休者。表未解也。故須桂枝和解其外。所謂表病裏和。汗之則愈也。但此爲寒霍亂之兼有風寒表邪者而言。熱霍亂後之表不解者。不得妄引此例。雄擬駕輕湯最爲合治。然其意亦不敢出仲聖之範圍也。詳其一曰消息。再曰小和之者。蓋以吐利之餘。裏氣已傷。故必消息其可汗而汗之。亦不可大汗而可小和之也。況彼熱霍亂之後。津液尤虛。其可妄施汗法乎。此雄之所以但以輕清爲制也。

又云。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寒中少陰。吐利交作。陰盛邪極。而陽氣不勝也。然先厥冷而後煩躁。猶有陽欲復

而來爭之兆。故以吳茱萸溫裏散寒。人參大棗益虛安中爲治也。若先煩躁而四逆者。陽不勝而將絕也。故死。此二條。本少陰中寒。非霍亂也。然旣明霍亂之治。不得不

列其類證。蓋恐後人遇此等病。亦以霍亂法用之。卽仲聖列霍亂於傷寒論之意耳。

霍亂論卷上終



霍亂論卷下

武林王士雄孟英述

引案

羅謙甫治一蒙古因食酒肉撞乳而患霍亂。從朝至午。精神昏憤。脈皆浮數。暑邪按之

無力。所傷之物已出矣。食滯神昏憤脈按無力不虛即以新汲水調桂苓白朮散徐徐

服之。妙隨作地漿水。澄取清者一杯。再調服之。妙吐瀉遂止。翌日微煩渴。與錢氏白

朮散時時服之而愈。脈證如是而所傷之物已出則知中氣傷殘暑邪未去故用補正

逆等方皆治陰寒致病非治暑也此等界限不清亦何足以言醫歟

又治提舉公年近八十。六月間患霍亂吐利。昏冒終日。不省人事。暑邪內擾脈洪大有力。一

息七八至。火勢衝激頭熱如火。邪氣逆奔不足冷如冰。肺氣不降。半身不遂。胃氣大亂。骨

牙關緊急。熱極使然遂以甘露散瀉熱補氣安神。明加茯苓以分陰陽。冰水調灌。漸

漸省。事諸證悉去。後慎言語節飲食三日。以參朮調中藥理正氣。十日後方平復。之古

名醫惟澄脈證而施治。藥不議病之能愈也。自薛氏概以老少膏梁為虛寒之體而養

而超岳輩承流揚波。釀成謬藥。不議病之世界。豈果殺運使然乎。周禹載以立齋為作俑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餘。形瘦弱。忽病上吐下瀉。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分死矣。未嘗

猶藥所以死汪診脈八至而數。曰。當夏而得是脈。暑邪深入也。提舉以八十之年而脈八

亦入至若非明
眼必斷為虛

吐瀉不納水穀邪氣自盛也遂以人參白虎湯進半杯良久復進一

杯覺稍安

暑盛元傷之治此案可法

三服後減去石膏知母而人參漸次加至四五錢黃柏陳皮

麥冬等隨所兼病而佐使一月後平復

一僕夫燕京人縱酒飲食無節病霍亂吐瀉轉筋煩渴幾殆時六七月淋雨晝夜飲

簷溜水數升而愈千金方云輕者水瘥

其然其然古豈欺我哉

此偶合古方予目擊其事後路

途中及六合縣見一人服新汲井水良愈

飲之遇熱病而猶禁其飲冷水者抑何陋耶

一人病霍亂欲吐不吐欲瀉不瀉心腹絞痛

絞腸痧

脈之沉伏如無

痛脈每如是

此乾霍

亂也

然不吐不瀉故口乾

急令鹽湯探吐宿食痰涎盈許

下竅自運

遂瀉

即可治矣

與

六和湯愈

江篁南治從叔於七月間得霍亂證吐瀉轉筋足冷多汗囊縮一醫以傷寒治之增劇

江診之左右寸關皆伏不應

故脈伏

尺部極微口渴

欲飲冷水

足冷囊縮似少陰厥

引水自救何以辨之曰直中陰經死矣

乃以五苓散與之

何不用桂

覺稍定向午猶渴

以

五苓加麥冬五味消石投之

加藥始合

乃以五苓散與之

何不用桂

覺稍定向午猶渴

冷進一服次早脈稍出按之無根且人脫形

正氣已虛

呃忒手足厥冷

飲食入口即吐

未大便稍不禁為灸丹田八九壯囊縮稍舒手足稍溫繼以理中湯二三服

火伏熱已得

此有流行之勢故霍邪舒而手足稍溫

渴猶甚咽疼熱不解時或昏沉

乾薑助熱使然已

虛乃以竹葉石膏湯。焦頭爛額之客投之而愈。吐此案江氏初治原不大錯中問餘熱內伏而喘

法幸而不用附子故一見昏沉尚可掉頭以蓋

江少微治一婦人六月中旬病霍亂吐瀉轉筋。一醫投藿香正氣散。此治襲涼飲之冷藥

加煩躁面赤揭衣臥地。舊香正氣散溫散之劑也誤施尚爾世之動輒即盛已極此等

大熱之劑尚不克救再遇此症仍以霍亂轉筋之治法為世告也江診之脈虛無力身熱

引飲。此得之傷暑。宜辛甘大寒之劑。瀉其火熱。以五苓散加滑石石膏吐瀉定再與

桂苓甘露飲而愈。暑熱為病脈多虛微弦細北遲濡弱乃其本象甚至隱伏不顯大損或

數異常者此霍亂所以無一定之診臨證極宜善察也

張石頑云。一少年新婚。陡然腹痛。必有欲瀉不瀉之候麻脊。醫通謂之霍亂也或令飲火酒

半杯。而腹痛轉劇。旋增顛脹。身發紅點。熱毒得酒愈熾血若不急投與蘆根汁。善解毒得

吐痛解。復有鼻衄口燥。胸腹略見紅斑。血分熱極啜童子小便。清榮妙品稍安。又濃煎葱豉湯。

宜解穢毒惡氣之聖藥仍入童便。續續與之。得大吐汗出而痊。

葉天士治一人霍亂後中氣大虛。肝風內動。心中空洞。身痛肢浮。與異功散。加木瓜薑

棗。雄按此以培中制木之劑。而為霍亂善後之治。最為可法。若見身痛肢浮而誤用

表散之品。則內風愈動。脾土重傷。因而致殆者多矣。夫霍亂雖是中焦土病。然土病

木必侮。故治寒霍亂。亦必首察其厥陰之動靜。倘其人肝陰素虧。內風暗動者。薑附